

# 引 言

森林是什么？

森林是植物的家，在遥远而神奇的大森林里，有参天的大树，美丽的野花以及星星般众多而又迷人的蘑菇；

森林是动物的家，在浓密美丽的大森林里，有威武的森林之王狮子、长着美丽斑纹的老虎、倒挂在树上荡秋千的猴子、雪白的兔子以及美丽的长颈鹿；

森林是一座神秘莫测的宝藏，那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。

森林还是童话的宝库。七个小矮人穿过金色的森林阳光，围着美丽的白雪公主快乐地舞蹈；木民矮子精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森林里快乐地歌唱；小红帽提着自己编织的小篮子向森林深处奶

奶的家走去……

森林里的童话充满悬念，充满趣味。狼与天敌猎人爷爷成了好朋友，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（《小儿郎·小儿狼》）长着可爱花斑的小鹿与女孩秀米相拥而卧，真像梦境一样（《森林边的秀米》）……森林孕育了多少美丽动人的童话，多得怎么数也数不清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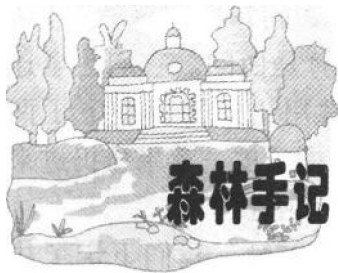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森林本身就是一篇诗情画意的童话。数不尽的动植物、游荡的森林精灵、听不完的森林细语，森林实在是一篇美不胜收的诗情童话！

这篇童话，爷爷用猎枪读过，爸爸用斧头读过，我们该用什么去继续读它？

人类不断向森林索取木材、矿产以及一切有用的物质，导致了森林面积的大量削减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，随着森林的越来越少，动植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，童话的王国也越来越小。《森林王国失踪之谜》是最恰当的警告……

为了保护生命，我们必须保护森林；

为了保护童话，我们必须保护森林。



〔中国〕周锐.

—

我们——三名兽语大学的学生，勇气百倍，而又提心吊胆地向着大森林出发了。

和别的大学一样，这最后一个学期安排学生实习，准备毕业论文。一般来说，学兽语的都去动物园实习，在笼子外面跟动物交谈，既方便又安全。但我和我的伙伴认为，要想成为出色的动物工作者，必须精确、透彻地研究动物语言，而动物进了动物园以后，语言可就不那么“正宗”了。我是学虎语的，我不愿意去找动物园里的老

虎，因为虎笼的两边是豹笼和狮笼，它们互相影响，以至于那虎开出口来满带狮音豹腔。并且，动物园里的动物囿于见闻，词汇很贫乏，特别是那些在动物园出生的动物，问它们“森林”“清泉”“野花”怎么发音，算是白问。它们甚至连蘑菇都不知道。它们的常用语几乎只剩下了两种：一种是抱怨游客又把橘子皮、苹果核扔进来了，一种是催促饲养员快来喂食。

我们要去和野生动物接触。我们下定了决心，作好了准备。除了个人必需品外，我背了一个太阳灶；狼兄（我们这样称呼这位学狼语的同学）带了一大堆罐头；野猪兄（自然是学野猪语的）则扛了一杆枪，可以射出麻醉弹。不能不考虑到特殊情况下的自卫，野猪兄是同学中的神枪手，所以我们很放心地把性命托付给他。

前面就是森林。我们开始注意泥地上的各种脚印，盼望能尽早找到各自的对象。正是这时，林中蹿出几只野兽。

“不是狼。”狼兄判断道。

野猪兄也摇摇头：“不会有这样大的野猪。”

“是老虎！”我可高兴了；三只老虎！”

三只老虎看见我们，互相嘀咕了几句，其中

个头较大的一只向伙伴吼了一声。

“它说什么，虎兄？”两位同学赶紧向我请教。

我为这么快就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得意：“嗯，它是说，‘抓住他们！’。”

“那，快跑吧！”

“别慌，”我说：“让我上前交涉。”

可这时老虎们已经扑了过来。

我有把握通过我的解释消除对方的敌意，但我没来得及。这时在我身后响起了枪声。野猪兄这家伙太沉不住气了。他这一开枪，狼兄也跟着像扔手雷一样扔起罐头来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咚！咚！咚！”

突然我觉得浑身一震，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正要回头责怪我们的神枪手，怎么慌里慌张把子弹打进了我的身体，但这时已是四肢发麻，眼前模糊，我就这样极冤枉、极不应该地倒下，并失去了知觉。

## 二

我醒来时，伙伴们早已不知去向。我恨恨地

从屁股上拨出麻醉弹的弹头。

老虎们看来都没中弹。它们正快快活活地忙碌着。它们将树一棵一棵拔起来，又一棵一棵栽到我的周围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我用虎语向离我最近的那只老虎发问。

那只老虎觉得惊奇：“你也是只老虎吗？可你的样子和我们不大一样。”

我告诉它，不会有像我这样子的老虎的，我只是个比较聪明的人，因为比较聪明，所以我会说老虎的话。解释完了，我又提出刚才的问题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个，你得去问咱们的大哥玛乌。”它指了指那只个头较大的老虎，“它叫咱们这样干的。只有它走出过森林，所以只有它才会想出这样的新鲜主意。”

“哦，玛乌，”我说，“如果你们是在为我盖房子的话，我很感谢，可是房子并不是这样的盖法呀。”

玛乌一边继续干它的，一边回答说：“可我知道房子是这样的，至少有一种房子是这样的。”

“你是在哪儿见到这种房子的？”我问。

“在人的森林里。”我觉得这个用语很有意思，连忙记入我的笔记。

“你们把我们的兄弟关起来，还关了许多豹啊，熊啊，狮子啊，就用这种房子。”

“那是动物园！”

“对，就是这个说法。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是夜晚。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人家抓来关在那里。里面的兄弟告诉我：‘关起来让大家看呗。’我本来想救它们出来，可没成功。我临走时，它们再三嘱咐我，一定也要在森林里造一个动物园，抓几个人关在里面，让森林里的伙伴来看他们，向他们扔东西。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！

我本来就准备在森林里生活一段时间，为我的毕业论文聚积材料，住哪儿都无所谓的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被安排在动物园里，这可太有损人的尊严啦。

“不，我不住这儿。”我说，“要我住这儿的话，这儿不能叫‘动物园’，因为我不是动物呀。”

可是玛乌说：“既然你们可以把我们当动物，我们也可以把你们当动物，这很公平。”

如果你遇上一个人执拗的人，你会觉得很难对付，如果你遇上的是一只执拗的老虎，那就更是毫无办法啦。

我只好让步。不管怎么说，人还算是高级动物嘛。

既然承认这是动物园，我就按照对动物园的要求提意见了：“瞧，你们的栅栏太稀疏了，应该更紧密一些。这些树干拼成的栅栏，可以容我侧身钻出，而一般来说是不该让园内的动物有逃跑的机会的。”

可是玛乌说：“要让人家来看你，总得给人家看清楚，栅栏太密了，把动物整个儿都挡住了，那还看什么？”

这话有道理。我必须立即作好被展出的精神准备。但我首先需要的是物质准备——我肚子饿了。

我马上大叫：“拿东西来吃！你们要给动物吃东西的呀！”

三只老虎慌了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我让老虎们把狼兄用来和它们作战的那些罐头捡回来。它们立即答应照办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各种各样的罐头在栅栏前堆

成花花绿绿的一堆。老虎们恭恭敬敬蹲在一旁，等着看我进餐。它们大概想，这个人竟能用这些铁家伙当食物，实在是值得钦佩的。但也正在这时，我想起我没带着罐头刀。这东西也是由该诅咒的狼兄掌管的，我竟没法打开这些罐头了。

“喂，为什么不吃？”玛乌问我。

我为难地说：“是因为缺乏某种合适的工具。”

“我们能帮一点忙吗？”

我注意到老虎的锐利的尖牙。我便教玛乌，先用尖牙扎穿铁皮，然后顺势划出一个半圆，这样就能将盒盖掀起了。玛乌做得很认真，很起劲。

当我心满意足地将那个罐头享用完毕，我发现，老虎们已将所有的罐头全部打开！

如果我有老虎那样的胃口，这点罐头自然不在话下，可现在弄得我啼笑皆非，不知所措。

“你吃不下了吗？”玛乌替我发愁，“我们仍然可以帮你的忙。”

我想到打开了的罐头食物容易变质，我甚至不能把它们留到明天，万一吃出病来，这里又没有医生。在已经无法自私的情况下，我的慷慨的

本性便显露出来。

“请尝尝吧，诸位。不过你们要知道，在一般的动物园里，动物请饲养员吃东西的事是很少发生的。”

### 三

我把罐头全请了客。这样，我刚开始我的森林生活，就耗尽了带来的所有食物。

动物园造好后，三只老虎要去请大家来参观。

我问：“准备请谁？”

“不管是谁，都请。”

“也请兔子、羚羊它们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它们肯来？不怕被你们吃掉？”我感到奇怪。

老虎们也感到奇怪：“我们请它们来看动物，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就是狮子、豹子，也不会趁这种机会找食吃，这不像话呀。”

看来在这里大家认为只有公开狩猎才是获取食物的正当方式。

“但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像话。”我开导老虎们，“我们那儿的动物园是卖门票的。也就是说，不能白看。在那些兔子、羚羊来这儿参观完了以后，可以把它们留作食物，这是它们应付的代价呀。”

我已经想像着兔肉和羊肉被烤熟后的香味……可是老虎们拒不同意。

这可真让人失望。

玛乌接着向我请教道：“听说在你们那儿，你们是一边扔东西一边看动物的？”

这话问得我有些害怕：“嗯……有时候是这样，不全是……而且扔的东西都很小，不会打伤动物的。”

“什么都是些什么东西？”玛乌又问：“我们这儿石头不多，用水果行不行？”

这可使我喜出望外：“行，行！就用水果，把宝贵的石头留着吧。”

“照你刚才说的，是不是选一些小的水果，像葡萄、枣儿什么的？”

“不，大的也行，桃子、梨子、苹果……越大越好！”

动物园正式开展了。以前我在笼子里看到过

的各种野兽，如今在笼子外看我来了。

猴子向我扔香蕉；黑熊向我扔甜瓜；大象用鼻子把甘蔗掰成段儿扔进来。起初是扔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很快就吃饱了，我便开始拾起水果朝外扔，我扔得很准，接二连三地命中目标，这一下“游客”们更兴奋了。

一头犀牛蹒跚地走来，向我瞪了几眼，接着便抱怨地向老虎玛乌诉说了一顿。

我不懂犀牛语：“它说什么？”我问玛乌。

玛乌翻译道：“它说：‘这个动物一点也不好看，而且很笨，它有四条腿，但只有其中的两条可以用来走路。’”

我很不服气：“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四条腿走路的，只是我们不高兴这样走。”

“犀牛还说：‘既然犀牛最好看’——当然，这只是犀牛自己的看法，我就认为犀牛并不比老虎好看——它说，‘既然犀牛最好看，为什么不能把那家伙赶出来，让犀牛住进去给大家好好看看呢？’”

我决不承认自己不如犀牛。本来我对在动物园里当动物不是很热衷的，但这样一来，我意识到被展出是一种荣耀，甚至可以说，是一种权

利——一种已经属于我的、但已被觊觎的权利。我决不放弃荣耀，出让权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我身上表现出作为高级动物的某些特点。

那犀牛想闯进动物园，但这些对我显得过于稀疏的栅栏，对犀牛可就显得过于紧密了。它终于没能挤进来，我胜利了。

#### 四

野兽们是很少有时间观念的，但我很清楚地知道，我的头发越来越长了，在这儿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了。

我为我的毕业论文搜集到足够的材料，记了满满一大本。

我即将结束这段有趣的经历，令人惊叹地回到亲友身边去。狼兄和野猪兄会为我的收获难受得想自杀。

我对老虎玛乌说：“我想，明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展出了。我虽然觉得自己并不难看，但你们总也看够了吧？朋友，咱们该分别啦。”

玛乌说：“你应该回到你的兄弟、伙伴那儿去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兄弟、伙伴应该回到森林

来。请你答应我，回去以后要说服管动物园的人，把关在里面的动物都放出来，你能答应吗？”

我知道自己没有说服别人的本领，要接受这样的委托完全是不自量力。当然，我可以随便说一句：“行，我答应。”这并不费事，回去以后用不着真的去动物园交涉。但我在这儿住了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这么一段日子，天天呼吸着这种过于透明的空气，饮用着过于纯净的泉水。森林居民的淳朴天真或多或少地熏染了我，使我已不习惯面不改色地说谎，尽管是这样一个人不需要什么技巧的小谎。我感到很为难。

我说：“玛乌，我没法答应。”

“那么，老虎被激怒了；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关人家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说，我将一直被关在这里？”

“这样做公平合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……”我有些尴尬，但突然灵机一动，毕竟人的脑袋要管用得多，“我想到个好办法！去给咱们市长送一封信，要求释放关在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，就拿我当人质，保管成功！”

我向玛乌解释了什么是“人质”，玛乌很高兴，于是让我代替它们起草一份致市长的通牒：市长大人阁下：

我们郑重其事地通知您，阁下的一名兽语大学虎语系大学生，在我们妥善安排下，已经享受到你们给予我们同胞的同等待遇。我们希望与贵市动物园交换俘虏，即各自释放动物园内的全部动物。限 24 小时考虑，否则……

最后，大家在这通牒下端按上各自的脚印、蹄印、爪印。

“派谁去送信呢？”我问玛乌。

玛乌把信折好交给我：“你去吧。”

“我我可是人质呀！”

“送过信回来再当人质也不晚呀。”

这是信任，我可从未被人这样信任过。

## 五

我揣着这封心甘情愿地抵押了自己的信，赶回城市——玛乌所说的“人的森林”。空气立刻

浑浊得难以忍耐了。

去市政府的路上，我原想尽可能迅速地走过我家居住的那座楼房。可是突然有样东西飘落到我头上，我扯下一看，是我母亲的围裙。

我身负如此重任，当然不便面见家人。我想请一位行人代劳。

“喂，先生，瞧见了没有——五楼从左数第三个阳台……”

“瞧见了。”

“麻烦您把这围裙送上去。”

那人并不反问我自己为什么不送，而是一口答应：“行，给一块钱吧。”

我觉得有些奇怪。这也许不该奇怪，去森林以前我大概也不会奇怪。我奇怪的神色反倒引起那行人的奇怪。

“嫌贵？爬一层楼只收两角钱，这算是平价。”

“可买这围裙才花了一块五——”

“所以还值得嘛。上回七楼有位老病人掉了根拐杖下来，我给送上去，一层楼算他四角钱，那可是议价啦。再上回——”

我气冲冲地塞给他一块钱，再不愿听他啰

唆。

我赶到市政府，对传达室的职员说：“我有一封非常要紧的信，能不能立刻让市长过目？”

“那得先到信访登记处登记一下。”那职员问我，“你这信反映的是哪方面的内容？”

“呃，我想了想，应该说是劫持，或绑架，一种值得同情的绑架。”

“好极了。我告诉你，信访登记处具体分设若干个登记科，你找‘绑架事务登记科’吧。”

在“绑架事务登记科”人家又问：“被绑架的是什么人？”

我回答：“一个大学生。”

“好极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星期三，专门登记绑架小学生的信件；中学生是星期五；星期一办理专科生；下星期二你来吧，那时就轮到大学生了。”

我说：“因为 24 小时内必须请市长采取行动，所以递交信件刻不容缓。”但我不再被理睬了。

人的语言不足以表达我的失望和感慨，我用虎语怒吼了一声！

这时有人向我伸出手来：“把信给我吧，我